元朝名臣事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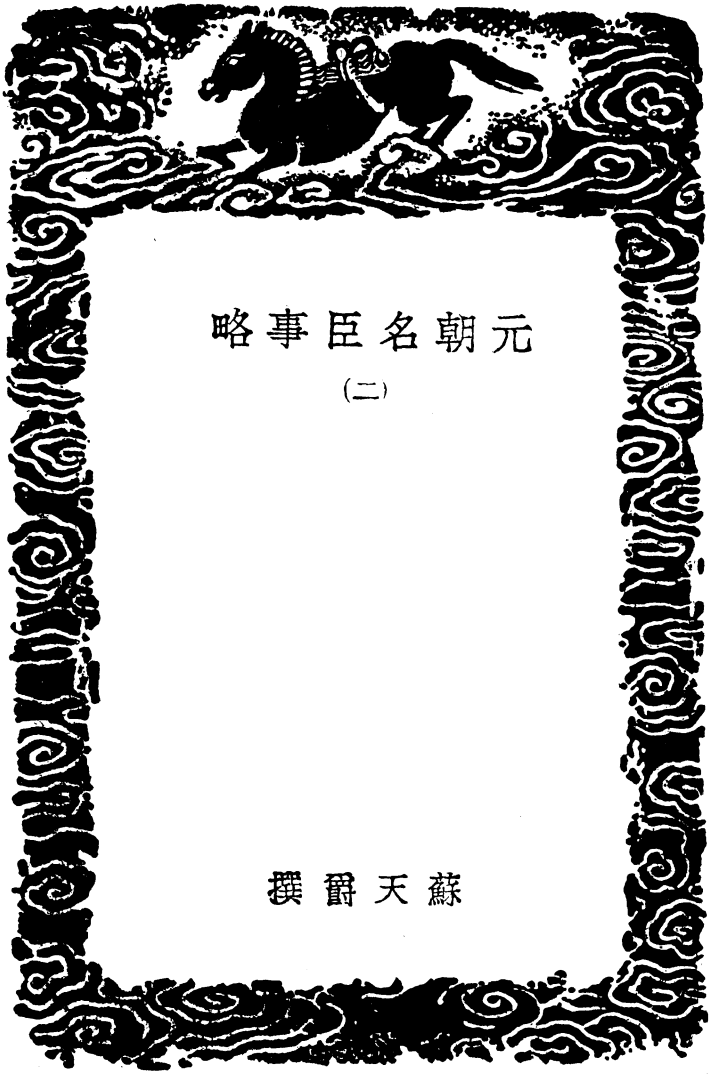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朝名臣事略

(二)

蘇天爵撰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改正衣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有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於武安山。天甯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旣見。約公俱行。謁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還。公遂見留。王文忠公撰神道碑。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神道碑。

邢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於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眞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於憲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

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蘇枯弱強。爬蠹剔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改邢州爲順德府。（章軒李公撰文集序。）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卽命呼嚕蘇以諭其志。故人人踊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文集序。）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文集序。）

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卽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張忠宣公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効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

覽奏卽日會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又闕充坦公履撰墓誌銘云公旣大拜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爲奏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條舉而縷陳之無有遺者又魯齋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上曰漢高眼孔小朕豈如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薨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愼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也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公爲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燕閒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聞敭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歲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己丑。授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壬子。授河南經略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盡兼江淮軍馬經略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四。

歲庚辰。金將武仙以眞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卽鎭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屬櫜鞬。署帳前總領。汲郡王公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遽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卽迴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而南。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佑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卽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岱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衆來援。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動地。無不一當千。葛氣褫。會日暮。退依沽水爲阻。公料其退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眞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銳卒五千略其後。公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

下。自是義勇之名。軒爍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反者匿大歷寺。後斬關爲內應。公跳步。葉守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訥岱破走仙。主帥忿其反覆。驅萬人出。將剿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乃繕城壁。儲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嘗甘茹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衆。以次完治。然商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卽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衞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家傳。

太宗卽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元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哈瑪爾、蕭某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千夫長。遂以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侯兵隸焉。家傳。

庚寅冬。圍仙於汲。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兵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旣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衞州。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溝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哈達軍於三峯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於陽邑。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衞。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睨。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尙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薩奇蘇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

屯豈駐兵地耶。公以事赴汴。比還。薩奇蘇全軍皆沒。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亡。西溪王公撰行狀。

金亡。公還趙覲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豎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詣闕奏其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爲定制。家傳。

戊戌己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於是田里有遂生之樂。迄今眞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服。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掎角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槳盪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以鬬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破則復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敵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盡驅敵人入淮水。至若掀滁州。蹂盱眙。掇

寶應、瀕江渚湖、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有古良將風、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斡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斡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人跳踉、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璧立經略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衝、民皆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與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於途、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既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鬬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衞亦復承平之舊、宋爲墮其北門矣、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已歸其長楫、兵柄又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青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人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

不以既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爲罪。例遭凌辱。公以勳舊獨容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家傳

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家傳

中統元年。上卽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聞。大略以爲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旣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行狀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旣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事必稽其所蔽。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家傳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盡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

調諸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蹴之。北兵潰遁。家傳。

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璮兇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爲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衞。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亙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

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又牧庵文集云。公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江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畫剪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伐。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公還眞定。上又遣其子杜與尙醫馳視。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爲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避。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然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行狀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眞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

儒有不加詳者。至於矢論廟堂。運籌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卽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尙。朕自有官畀之。卽詔楫爲眞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姪權充唐鄧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爲兵。敕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服。竟以仲子樞充新軍百戶。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涼德薄效。其將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墓等耳。家傳。

初。公之取衞也。獲衞士富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爲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眞定。後任爲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爲。措注焉。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卽書畀之。或讒間之。公一不聽。衞旣爲公食邑。卽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衞前爲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爲誣毀。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密、曹南湖、劉房山、段

繼昌、圖克坦侍講。公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山。擢用薦達至通顯云。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鞏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以備宿衛。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琚者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琿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琚名闕。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若戰功最多。其可沒哉。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閣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悚服而退。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卽五六員。多至七八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爲定。公於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於理而已。不以詭隨爲得計。不以循默爲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勝計。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彬、封謚之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人也。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事潛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年。復爲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行。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河南高公撰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四奴盜馬逸去。已而俱歸。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司。公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山中。有豪奴兩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卽械擊府獄。杖之。家人悉震懾。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人侍世祖潛藩。上亦因其多智。有威容。議論宏深。恩顧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爲對。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取三矢。似欲授公。公曰。爾豈億我爲不能耶。顧吾力弓差軟。諸貴假以勁

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眞文武全才。有用書生。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卽命公爲宣撫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雜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摧摘奸強。扶植貧弱。事無遺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密。必歸於是而後已。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劵。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劵焚之。後著之令。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爲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徼倖。其主蓄憾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署伏法。澍雨隨應。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爲奸利事。命其貴強相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鉤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恟恟。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寢。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者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徑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敕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刻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洽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公聞劉太平暨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琿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將。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主上英果。因關右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上既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深然之。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眞定名士李槃嘗以莊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讀。及托果斯至眞定。怒槃不附己。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間訪槃繫於獄。言於上。釋之。民情大悅。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既至。王甚歡。語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爲他人所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

奏其言。上曰。如此大事。卿輒言之。何不畏愼耶。對曰。臣所讀書云。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篆寶文。一冶而成。衆皆稱賀。翌日。上登寶位。家傳。

時。鄂兵未還。公奏言、宋嘗壓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使。諭以息兵講好。敕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乃遣使如宋。家傳。

趙良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輝已行尙書省。獨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爲應接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爲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耨埒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邇。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旣卽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和囉輝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懷公。不數日。官府初定。

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遣我。今琿塔噶已反。公所遣使已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遣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使盛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輝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爲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輝等。具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誅密拉和卓於成都。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於青居。時關中無兵備。公嘗厚遇總帥汪惟良。知其才可用。又以汪府兵精。併徵秦鞏平涼等處諸軍。俾將之進討。汪帥危疑。未卽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幣爲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巴崇將之逆擊。謂巴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家傳

公繫太平等於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潼。公曰。勍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於獄。尸諸通衢。方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閣赦恩。徵調諸軍。擅帥惟良等罪。上深善之曰。此卿輩讀書所說權字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事機。家傳

巴崇遣其子執送耨埒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琿塔噶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琿塔噶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

衆心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釋。使恩出非望。必思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崇。兩人者既得釋。果大喜過望。切諭其屬。使出兵効力。初巴崇既囚執諸校。北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聞兩人語。人人感悅。巴崇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公復謂巴崇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愼無輕鬬。宜緩行追躡。掎角此寇。琿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與琿塔噶軍合。又遣奸人約結隴蜀將。又使耨埒兄薩敦者。爲書招耨埒。於是成都帥百嘉努、興元帥蒙古岱、青居帥汪惟正、奇徹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繼。恐南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敕將吏曰。公等皆勳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藎。咸思輯睦。軍政帖然。上卽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家傳

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卽遣使論奏。朝廷是之。家傳

初琿塔噶、阿勒達爾、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南大震。西土親主哲伯特穆爾棄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哈坦及汪帥、巴崇等軍合。復與琿塔噶、阿勒達爾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略盡。得三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眞男子事。遂進拜

平章政事公時年三十矣。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無妄擄掠。違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戍靈川屯田者。以裕民力。家傳

東川帥奇徹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與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言母老。咸願矜貸。公乃遣還。就爲書遺四川帥余玠。大略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強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勳舊。終當瓦解。玠得書感愧。雖未即降。自是亦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數百餘人。公詳推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曰。向時渾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中軍民。倔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驚疑。皆不自自。今關中最爲重地。關中安則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還公西省。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因殺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清河元公撰神道碑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神道碑

時以額埒布格之變。北事未甯。恆有旨諭公與汪帥。宜申敕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新軍。毋或散遣。所部城池。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仕國朝爲同知興元府事。後坐法當死。會赦出之。公悉其人。不用。寅懷憾以北。適李璮反山東。寅乘間譏公聚兵完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諾海代公行省。且覆視所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値邊叛四起。川隴未甯。民心危疑。事急星火。臣隨宣所屬佐貳。毋或梶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逮繫有司。上撫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家傳

方逆璮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勳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蹕駐鄂。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謂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心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朘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爲務。凡前政踵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致理。文物典章。粲然可考。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咸令出守。逮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此皆古所無之。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

授。家傳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苦塊廬墓所。諸相以居憂無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詣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奪哀起復。家傳

至元二年。分考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佐。登能進賢。擢忠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使皆震懾失次。公徐諭以祖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力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之。舊以縣名戶不及者。立約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修及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以備選擇。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家傳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命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哈瑪特竟得決杖。遂罷所領。還復有司。家傳

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以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皋契之道贊輔治化而致雍熙。慚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耳。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

粤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使處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疑矣。臣等承之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奇徹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尙爾遲回。對曰。奇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論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既而卒無一實。奇徹得免。（神道碑）

王奏議上前。讜論具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神道碑）

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於大丹也。上曰。然。卻之。（神道碑）

上命公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使。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迺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者。此胡能辦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家傳。

回鶻官鄂智密鼎者用事先朝。爲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詔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曰。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己署獨免也。公進以前詔爲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鄂智密鼎。豈亦有詔耶。公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當權奸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憂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戚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抑小人。盡人道爾。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哈瑪特讒曰。日與妻孥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淸貧。何從燕設。神道碑。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食。時最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鎭遼瀋東。人有言其不便者。十一年。奏王病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賜坐。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啓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屢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自退託爾。遼瀋戶不數萬。正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

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識朕此意。神道碑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之。使待對。一夕。拔營遁去。神道碑

達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王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

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慮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婿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徠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

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匹以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奏入制出。神道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奪商販。城們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卽日開諭。令各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闢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帖然。民始安枕。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驚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宣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威惠。不數月政化大行。家傳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効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已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取於人。不爲無罪。愼勿爲此。以蠹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激謝去。家傳

有言南人立劵鬻妻子者。公聞。蹙然曰。人倫之懷。一至此。迺嚴爲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卽罪有司。立禁絕。公號令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犯。家傳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闉之外。瀦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下策。當還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

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恣豪右私取。公聞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貪鄙。迺令槩閱。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民闕食。公發廩賑貸。全活益衆。家傳

王顧民粗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旦日、親涖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二使曰。歸語而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甯鄉、諸城籍編民。冒闈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神道碑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神道碑

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神道碑

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神道碑

王疾日劇。上聞。卽命尙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熱溼。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岡遺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萃此。勿令妄談風水。惑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數輩廷辯徙置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懌而罷。明日召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家傳

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惰。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神道碑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語公宜蓄古器物。以廣見聞。公曰。古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尙何求。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當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蠭附。誤國害民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恪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安可逆。必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臯夔伊傅周召。使爲不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爲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乂安。臺察百司。日漸張舉。家無滯事。野無遺才。權臣韜奸。羣小斂畏。故公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奸臣滔天。羣小附起。天下靡然。風俗大變。彼雖外爲狐媚求好。而投間抵巇。以相毒螫。無所不至。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至終其身不變。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隕於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之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神道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名言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中書左丞行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省事於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是歲薨年六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侍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野齋李公撰神道碑又某公撰先塋碑云公少時欲習簿書之事軍副府君召而責之公謝曰身漸長大無所効用仰衣食於父母心日不安故勉強爲此今蒙尊誨敢不敬從即捨誦讀之習專志儒學戊戌歲朝廷命試天下儒士公試文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之差

邢初分隸勳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求需索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捄焚拯溺宜不可後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劉尙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去貪暴剗除宿弊不朞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

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辛亥憲宗踐阼。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六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神道碑

世祖卽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公。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召卿矣。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上新卽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盛。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郎。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神道碑

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郎。總司財賦。每事欲專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言。天子將親涖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止。神道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

延二渠。溉田千萬餘頃。民至今賴之。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告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誆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布哈澁決於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神道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詔以魯齋許公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神道碑

阿哈瑪特當國。搉民鐵鑄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創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己。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盛。恣爲不法。盧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

居數日。公奏復之。神道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厤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厤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日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神道碑

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不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銓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己過。僚

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神道碑

嘗觀於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卽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惻愴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甯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伐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

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厤象之授人時。此出公之所爲。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蜀部虞公撰新塋記。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內翰竇文正公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講學士。未幾。以疾辭。三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確然有立志。叔祖旺。時爲郡功曹。欲使改肄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爲所俘掠。間關險阻。還走達鄉井。家人輩皆已去。惟母氏存焉。驚怖之際。母子俱得時疾。僵臥困憊中。重罹母憂。翁病羸瘵。而大兵復至。遂往河南。而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贅於淸流河醫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稍習之。壬辰授館西華。以教讀爲業。久之。河南復被兵。公還視其家。則盡室亡矣。逃難之蔡。遇儒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帝之遷蔡也。公以爲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居德安之孝感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以語孟中庸大學授公。公朝益暮習。以爲初未嘗學。而學自此始。欣然日有所得。野齋李公撰墓誌。

河南既下。中書楊君奉朝命招集釋道儒士。公應募北歸。至大名。尋返鄉里。以經術教授邑人。病者來謁。無分貧富貴賤。視之如一。鍼石所加。應手良已。久之。道譽益著。墓誌。

上在潛邸。聞其賢召之。既至。首以三綱五常爲言。上曰。何爲三綱五常。公一一言之。上曰。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否則不名爲人。且無以立於世矣。公又言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正。自是接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言及治道。上問今之明治道者爲誰。公以姚樞對。遂召用之。墓誌。

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及征大理。以玉帶鈎爲賜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佩服爲宜。且太子見之。與見朕無異。庶幾知所儆畏。逮公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歲以爲常。墓誌。

上卽位。首召上都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對曰。許衡卽其人也。萬戶史天澤。有宰相才。可大用。遂拜天澤爲丞相。詔授公太子太傅。固辭曰。今東宮未正位號。且臣不敢當保傅之任。乃授翰林侍講學士。墓誌。

二年。公言於上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以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欣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

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時平章王文統用事故公言及之一日同在上前復面斥之曰此人學術不正必將壞天下後世不可久居相位以疾引還明年文統事敗上追憶公言謂人曰曩言王文統可罷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言之者衆朕甯不思之耶卽遣使召公至京師國有大政時加咨訪（墓誌）

公奏言三代所以厤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於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胄子皆公言發之公嘗同太保劉公左丞姚公等侍上前詢及治道公言君有過舉爲臣者當直言匡正不可詭隨都俞吁咈此隆古所尙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莫敢少異非嘉政也上默然詰旦復同侍幄殿會獵者失一海東靑鶻上盛怒一侍臣從傍曰是人去歲失一鶻今又失一鶻宜加罪上釋獵者不之問移怒侍臣且杖之諸公出咸揖公賀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某公撰神道碑）

公年八十諸僚友致賀禮符寶董公以聞上恭默瞻仰拱手於天曰此輩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顧不偉歟今老矣良可惜也悵然久之（神道碑）

公稟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平居不好臧否人物時人不過以柔愞書生待之至其關國家大計則面斥權貴不少撓雖古之汲黯朱雲無以加蓋胸中所學純正其志有所操守故見於事業如此上嘗謂侍臣

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李狀元、竇漢卿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始成完人矣。墓誌。又楊文獻公文集云。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鳴皐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猝。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選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會皇帝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王重達所請。道中貴護送之。年八十餘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又汲郡王公中堂事記云。先生在河南時。於隱士荆先生傳康節皇極數學。已未見上在潛邸。令張仲一就問禎祥。優禮有加。中統元年。先生已歿。其言靈驗。追謚爲莊和先生。以旌其德云。

左丞姚文獻公

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國初。爲燕京行臺郎中。未幾。辭去。歲庚戌。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召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二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年七十八。

公自稚弱。篤於孝敬。長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妣夫人恐傷躭苦。每止之。乃塞窗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考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依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時有重名。方閒居許。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王佐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牧庵撰神道碑。

壬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窗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見物云然宜救吾家乃相與歸至家裹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軍將蕭姓者曰吾嘗受邱眞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救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入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神道碑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靳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際脫履披髮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神道碑又靜菴筆錄云趙仁甫本宋人被俘居燕其經學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推讓焉上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於前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上悅仁甫雖居燕恆有思歸之志

歲辛丑賜金符以郎中佐伊囉斡齊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祀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榜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

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板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尙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鈔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歲庚戌。文正公盡室來輝。相依以居。神道碑

上在潛邸。遣故平章趙璧來徵。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乃盡其平生所學。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閑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末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顚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絀債負。則賈豎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曰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神碑、道

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袞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於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人聞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遽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秋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襄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掎角。東連陳亳。淸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衞。轉粟於河。繼饋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王戍利州。劉忠惠公哈辭爾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宣所。中限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神碑、道

大封同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流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土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神道碑

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所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國之福也。明年大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神道碑

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神道碑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爲鉤考。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校。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上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不信。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致。詔許之。上遂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樽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意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神道碑

上卽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

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神道碑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神道碑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爲嗣。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常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文理不究。與凡庶策等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其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神道碑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且勉諭曰。姚某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王奏之。帝深嘉納。神道碑

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疲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藉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神道碑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排抑者。伏闕羣言。回鶻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昔在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於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

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政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詗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帝赦出之。神道碑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南山西。明年而歸。神道碑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堅與諸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

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德成帝治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復開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乃釋

神道碑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初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布哈不可七月巴延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布哈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闌斷陽邏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城不殺擄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首腰刀必倡爲亂祖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酒酤榷自漢代以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後議碑神道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碑神道

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櫱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矣祈神賽社費以不貲宜悉禁從之碑神道

公天質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對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焉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碑神道

左丞許文正公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衞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

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遷葬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厤。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厤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三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卽書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爾。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聞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遺日。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祭酒耶律公撰考歲略。又云。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款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日光射人。當謁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卽當神遊八表。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顴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能見之。

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卽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考歲略。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吏。先生從受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歎曰。

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決意求學考歲略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考歲略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經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與食考歲略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土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考歲略

己酉先生年四十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義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之也考歲略又耶律公國學

事跡云。先生日用小學書。則舉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舊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衞。聞懷之政尤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爲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考歲略。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遜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給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考歲略。

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考歲略。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以先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宮以避焉。先生獨以爲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傅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爲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考歲略。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

終如一。考歲略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執數忤倖臣。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舍留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考歲略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皆昏仆。而先生弗動也。考歲略

二年十月。詔至大都。卽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圖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考歲略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汝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

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圖尙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圖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間則難行。臣用省之日淺。所見如此。未知是否。考歲略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愈允。命繕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舉一語使民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臣。不營小利。不貴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敍。則失職之怨少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爲君難之目。舉其

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義理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思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不令自行。不禁自止。誠能憂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多削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考歲略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屬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諸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舍。欲著成書而未暇也。考歲略

十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

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辨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致侮咎必矣。上曰。此一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命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考歲略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哈瑪特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疎闊。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校。考歲略又云。阿哈瑪特欲以其子與兵柄。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哈瑪特反側耶。先生言。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西相。相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圖不許。臺官李羅奏聞。聖意憫惻。召其子師可入見。諭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考歲略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部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令卽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國學事跡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迺上命也。日令家具早饍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

時年六十有一。以宿疾當忌鹽肉酒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涖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國學事跡。

先生嘗謂蒙古生員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謂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吾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國學事跡。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厤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國學事跡。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說話。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國學事跡。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國學事跡。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

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國學事跡。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使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國學事跡。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爲世用也。考歲略。

先生嘗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宦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耳。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君子多以農務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

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國學事跡又云。歲時諸伴讀以酒醴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夫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之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疎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義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蜀郡虞公文集。又牧庵文集云。文正徵時。於大名。於輝。於秦。於河南。以倡明斯道爲己任。諄諄孔叔少長不一其年也。利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爾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又靜庵筆錄云。許先生在燕中。從學者頗多。卒不見得許子之學者。然好學者固有之。爲託名干祿。亦有之。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爲不可。其辭甚秘。略。考歲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雪齋云。先生出處。關時勢之汙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國學設

立於今三年。教導謹嚴。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一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嘗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略考歲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厤。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厤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上命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供養。略考歲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餕。怡如也。遂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小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語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便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主之司

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考歲略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考歲略

先生天資宏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利名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胷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考歲略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皆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考歲略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一道。本士子之利器。然不能自

出手筆。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鈎罪。皆非明察者之所爲也。牧庵文集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考歲略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話。其人已不覺內愧。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輩曷若還俗。以延汝祖宗之嗣。比死、不度一人。考歲略

鹿庵讚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裳。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捲舒。尙友千載。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百十年。魯齋先生生焉。聖朝道學一脈。迺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爲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眉山劉公文集又考歲略云。公生平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疑說。則曰。用功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爲太子伴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厤。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厤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夫人授千文於膝下。一再過。卽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六歲就外學。十三年。凡授性理數術。輒造其極。（濟陽楊公撰行狀。）

歲己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召公與語。賢其才。欲爲大就之。逮其南轅載之來邢。復居磁之紫金山。勸爲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卽以爲太子伴讀。（楊公又撰墓誌。）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公輯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一編。書以進。上嘗召公講。因之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爾言命公於太子起居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侍。（行狀。）

公上牋言。太子天下本。付託之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及領中書樞密之政。聖上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之

本。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甚。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側化爲忠厚。國勢增重矣。墓誌

公早以算術妙天下。他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算數、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亂興亡之所以然。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某公撰家傳

裕宗嘗從容問公以心之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爲然。家傳

世祖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厤。歲久寖疎。上常思釐正。公旣以算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厤理者乃可。帝問其人。公以左丞相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旣至。命參預改歷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南司厤官。徧考厤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至辛巳歲。厤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尠。比之前代厤家附會厤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爲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脩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

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厤承訛踵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厤。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行狀

十八年。公奔堯封府君喪。晝夜悲號。食惟勺飲。臥不能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惲、弟恆、姪某、相繼下世。在殯。方將從府君以事於先兆。親營冢壙。有司遣力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毀中凡舉五喪。用是屬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贈楮幣二千緡。及厤成論賞。而公已歿。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政。首思及公。顧左右稱惜良久。行狀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於人少許可。雖權貴未嘗假以辭色。剛棱疾惡。至負高氣以忤之。既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爲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焉。墓誌

自歲值辰巳。當代賢公卿。如昭文賈公、平章廉公、左丞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發天不憖遺之嘆。而終於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爲哀惜云。墓誌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厤。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厤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脩會

通河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正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正公復與鴛水翁爲同志友。以故得公就學於文正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汙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太史齊公撰行狀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白浮雞澤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檝。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一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

人。眞不爲素食矣。卽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行狀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行狀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興御河相接。又自衞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行狀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厤。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厤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改而薨。至是

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厤理。但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儀。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敧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厤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行狀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昃。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歷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

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行狀

十七年。新厤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治。莫重於厤。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厤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厤。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厤。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厤。始悟月行有

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厤。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厤。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厤。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厤。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厤。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厤。以古厤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厤。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厤。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厤。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厤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厤。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酉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厤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厤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厤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

西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陽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處前後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眞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厤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厤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厤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厤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厤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大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厤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厤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

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合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以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行狀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厤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數。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厤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三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行狀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以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閘。皆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閉。以通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

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與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塼木。時人爲之感服。舟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行狀

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至。苟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客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翼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行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賴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厤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脈。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門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

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於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徵至當。考驗天時。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其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儀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之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端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祖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

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以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突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果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行狀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眞定宣撫使。明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孱。年十六。始讀書。年許。便能從諸生習爲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爲差。民多匿牛於他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以爲定額。揭榜境內曰。有能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爲尚書省令史。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宮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貿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逮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次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報。以爲本捕之賊。物非正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寃枉。皆當駁出。辨論月餘。咸釋出之。平章宋公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外郎。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

銀而復輸蛾璽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四主役者且築且穴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數其慢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衞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衞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朝乞立衞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爲多高文定公撰墓碑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先朝銳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於邢爬疏蕪穢立經略司於汴開斥邊徼立宣撫司於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土豪嘯起惟知聚斂孰爲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顧而傳馬給圉戶恆奉而馹官舍既修賓館得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羣吏涖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墓碑

上卽位勵精爲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眞定眞定行用銀鈔奉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用行一也新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省議是之從其第三策城西南有隄堰歲久缺壞公行視急修之撤洳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害郡人德之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旦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閒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右曹之任。以通方得名者。獨公一人焉。墓碑。

平章宋公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爲右三部尚書。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卽其家議之。是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逼眉一寸許。相者以爲必壽且貴。資敏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補太學。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太常徐公撰墓誌。又東平吳公疏堂集云。公爲進士時。嘗試禮部。出與二舉子過相者李茂。問焉。茂謂二人者皆擢甲科。一人無官。一不過爲縣主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一品。壽八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爲安撫司計議。義斌歿。偕衆歸國。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行臺請事於朝。多經

由近侍奏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事咨稟。示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結納。中外交懽。諸鎮推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墓誌。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王師不利。敵勢鴟張。曹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敵且至。人情洶洶。公請行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汴梁潰。饑民北徙。殍殣相望。公議作廣厦。糜粥以食之。復以羣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周惠尤厚。薦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羇旅援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爲多。墓誌。

乙未。受朝命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堡塞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畝。不閑禮法。及從政官吏。相與爲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草創。征斂之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爲期會。黜私獎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之功也。尚書李公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腳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改令歸一。人以爲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於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昱、王磐爲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庖廩。俾肄藝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墓誌。又高唐閻公文集云。國初。嚴侯忠濟首建郡學。延康先生昱爲之師。四方來學者甚衆。先生歲歸高唐。拜掃先塋。學生王伯祥者。一夕夢與諸生郊迎先生於北郭外陳家橋。同輩方聚立橋南。遙望先過橋北者。皆衣金紫。夢中殊駭異。覺即語同舍。其後十餘年。龍侯置守。始定朝儀。在官章服。凡夢中所見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其立橋南者。皆泯沒無聞焉。

己未夏。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己以問公。對曰。本期威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上善其言。禮遇甚厚。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上以公知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史公曰。今壇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墉。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走突。則勢日窘。食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壇。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爲永制。律令、國之紀綱。今民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凡三年一闕。貢舉中第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

施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墓誌。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用公晚。公以年老懇懇。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卽聽卿自便。墓誌。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卽其家訪問。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爲。疾革。諸子請遺言。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爲不少。尙何言耶。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爲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爲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崎嶇轗軻十餘年。自宋遷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爲業。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蹟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爲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己丑。楊公

奐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爲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爲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王文康公文集。又楊叔能事言補云。楊正卿爲人美風姿。工詞翰。避亂河南。草萋於羈旅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比之時。有一第無踰出數妻。必欲富貴而有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既至任事。公爲喻云。回婦越商。相爲室家。言說不能盡通也。爲圖全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聽釋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公入大參。牧菴姚公文集。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政署姓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國朝典章。

公判河內。嘆廟學庫陋。創爲禮殿五楹。塑先聖先師洎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使張公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甯交城人。國初。爲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

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東平宣慰使。就僉山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爲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力學。凝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搒掠。誣服云。嘗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慥、器其材。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需李元白。皆當世名士。汲郡王公撰狀行。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眞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爲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勵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蕃山農民團結爲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爲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眞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賈豎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恙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比末減。升眞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關庭矣。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

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卽爲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王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公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罪固爲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曰。莫若更遷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呼圖克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尊耆德。任元輔。擇人材。察下情。貴兼德。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

於王。公在朔庭朞年。每進見。延訪聖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賜之禮殊渥。行狀

公奉旨教胄子博囉等。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新。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文風翕然爲振。行狀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王爲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王爲降旨。仍命公提舉眞定學校。行狀

王卽皇帝位。起公爲河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爲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寃抑。終莫得伸。公下車逮其姦賊之甚者呼爾察和斯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於是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胥吏疲於傳命。公隨見隨決。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耆耋不遠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吏民戴之若神明焉。歲歉。民乏食。請於朝。發常平粟貸之。及減其租稅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囊囊爲姦。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耨埒重取兵一千一百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奏之。上可其請。兵後。貧民多

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昏衣食。歷年滋久。掩爲家人。驗籍質券。悉出之爲民。文水田氏婦。嘗鬻二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贓。公至翻異之。究其情。以鬻子故。取公使錢贖還之。行狀

二年春。考績於京師。爲十路最。陛見。上勞之。命疏時所急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贓濫。不使侵漁于民。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績。革舊弊而攄民之寃。四曰止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行狀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法之繁。視河東爲倍蓰。如李祐之苛。劉孟固楊奇烈之贓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旱。種不下。祁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宣慰使巴拉、同知保赫鼎。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擾庶政。公廉知繫之獄。彼力爲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自畏服焉。巴拉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從汝妄殺乎。巴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準合條例。可從之。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保赫鼎議欲官賦蠶絲。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富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期之責執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完逋賦。分己俸代之。復蠲其額。行狀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彝使日本。

命都堂議敕高麗詔以進。公曰。趙彝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貽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行狀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功。軍士虛耗廩餼者。上怒。敕使按治。仍以其事諭公。陳奏。公奏昔者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敕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使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究。庶革其弊。宰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面奏。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庫哩貞、張邦彥、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孫汝楫、王惲、胡祇遹、周砥、李謙、魏初、鄭㞐等十餘人以聞。又乞致仕。許之。行狀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庭議剴切。矯矯然有三代遺直。其獎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要於濟時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爲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肇建。進司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爲啓迪

之先。故譖毀不行。繼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衰。上問巴拉。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與人交。重然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爲畏友。親舊不敢于以私。恤患難。周困乏。至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羇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蜀儒古生售於人。鳩銀贖之。仍給據爲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成禮。公輟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爲龍山三老云。行狀。